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
第一回 耿寡婦為子延師 瞿先生守身矢節

詩曰：清商蕭颯漢江秋，紅紫枝頭色正柔。

墜葉逐流隨月渡，殘芳帶雨倩風揉。

鶯簧漫擬烏鵲調，蝶拍空傳鸞鳳儔。

不是鬚眉異巾幗，偷常墮地仗誰收？

話說隋末時，盧溪州辰溪縣毗鄰村裡有一秀士，姓瞿名天民，字子良，生得長鬚秀目，白臉豐頤，舉止從容，天然風度。

幼喪父，家業甚窘，娶妻郁氏，苦守清貧，朝耕暮讀，以養其母元氏，年過三十，未有子嗣，忽一日，進城訪友，談及艱難一事。這友人姓劉名浣，與瞿天民幼同筆硯，最相契愛。當下留住吃了午飯，二人籌畫資身之策，商議了半晌，無計可施。

瞿天民正欲作別起身，忽聽門外有人聲喚，劉浣道：「仁兄且慢坐，待弟看是甚人，然後送兄。」瞿天民依允，坐於軒內，在窗眼裡張時，只見劉浣揭起竹簾，迎進一個人入來。那人頭戴尺餘高一頂尖角扁巾，身穿一領淡青粗布道袍，足穿高跟深面蒲履，與劉浣禮罷，移過杌子並坐了，附耳低言。說了一會，袖中取出一個東帖，遞與劉浣。劉浣含笑接了，看罷，起身進軒內來秤銀子。瞿天民問是何故，劉浣搖手道：「少刻便知。」

一逕出客座裡，將銀子送與那人。那人接了，千恩萬謝，臨出門時回頭叮囑道：「老哥千萬話勿得個，千萬話勿得個！」劉浣點頭應允，那人歡喜作別而去。劉浣拍手笑將入來，瞿天民迎道：「那人卻是兀誰，賢弟這等好笑？」劉浣道：「仁兄不知，這人性邊名薦，插號叫做籩箕。原籍海州人氏，腹內頗通文墨，在外設帳十餘年了，只為著一樁毛病，往往館事不終。今日此兄卻又做出這暗兒來了。」瞿天民問：「那人有甚麼毛病？」劉浣道：「這籩箕倒是個有趣的朋友，酒量好，棋畫也好，說科打諢更好，錢財也不甚計較。奈何酷好的是這一著，每每為此事打脫了主顧。目今在敝鄰耿寡婦家處館。這耿氏家道富足，且是賢德，丈夫耿鼎早亡，只生一子，將及十歲，館穀有二十餘金，款待甚是慇懃，朝暮酒肴茶飯的齊整，自不必說。這小邊看上了他家一個小廝，叫錦簇，在館中做伴讀的。兩個正在花園裡行事，被他父親撞見了，當面搶白了一頓，不容進館。他如今在這裡安身不穩，就欲起程回去，因無盤纏，將這張關約押弟五錢銀子，豈不是一場好笑？」

瞿天民道：「那廝既是無恥，賢弟不該將銀子借他。況這紙關券，乃無用之物，要他何干？」劉浣道：「這銀子專為仁兄而發。不然，怎生輕自與他，這東帖兒更是有用處。」瞿天民不解其意，細問其故，劉浣道：「仁兄訴說寥落無措，小弟躊躇難決。適間小邊失館，其中似有一個好機會，故此不惜小費，收了關約，為兄一圖，不識可乎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深感賢弟盛雅，此館得成，老母甘旨有望，煞強似耕種的清苦。只是一件，彼已長往，留此廢約為質，惟恐無成，徒為畫餅。」劉浣道：「邊兄一時露醜，惶愧無地，故著忙要去。若遲延數日，則愧心漸解，必貪緣求懇，捱身入戶矣。故小弟收約資銀，使彼死心塌地而去，為兄圖館，一也；耿寡婦之父濮員外與弟有一脈之親，今日弟即親去力薦，或者有幾分成就之意，明日便見消息了。」瞿天民歡喜作謝，辭別而回。

當下劉浣逕往濮家來，恰值員外在側廳內與一少年圍棋。

兩下相見，禮畢，員外道：「久不相會，今日何事下顧？」

劉浣道：「有一言求教，特此奉謁。」員外笑道：「足下請坐，待老朽完此殘局請教何如？」劉浣道：「絕妙，晚輩正欲一觀。」

那少年道：「老伯已拜下風，不必終局。」員外道：「局上未分勝負，小子何得狂言！」兩下互相笑謔。劉浣候二人棋畢，即將薦館與瞿天民之意細細說知。員外道：「舍甥小館已有一位姓邊的朋友在彼，難以斡旋。」劉浣又將小邊逐出情由說了，員外笑道：「斯文中做此道兒的極多，何足為異。邊先生既已辭館，老朽就與小女說，擇日奉請令友便是。但不知瞿君舉止抱負何如，不要蹈老邊的舊轍才好。」劉浣道：「敝友才識不凡，立身誠實，斷不似舊師的景態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凡人家請師長，必須有才、有法、有守的方好。」濮員外道：「請問兄長，何為才、法、守也？」少年道：「凡為師長的，飽學不腐謂之真才，善教不套謂之得法，誠實不偽謂之有守。師長具此三德，子弟們方有教益。」劉浣道：「敝友瞿君，三德未必俱備，然真誠質樸，教法亦精，斷不誤卻令甥功課。」濮員外道：「尊駕之友，決非妄誕者，老朽力言，管取館事立就。」劉浣歡喜自回。次日，濮員外親到耿家，見了女兒，備言劉浣薦館之事，又說瞿先生恬靜飽學，教法最精，兼且近便，不可錯過。濮氏從了父親之言，即寫下關約，著著頭送到劉家。劉浣自令人通知瞿天民，不必細說。此時正值四月初旬，這耿寡婦是個節儉的女人，預先送了兩個請帖，趁著立夏節日，順便排下筵席，邀瞿先生進館，濮員外、劉浣賓主三人，盤桓了一日。次日，依然令小廝錦簇伏侍小主耿憲讀書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早月餘。濮氏見兒子功課不缺，舉止端詳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心下十分喜悅。家下人又言瞿先生溫柔雅量，待人以禮，更兼善教不倦，甚堪敬重，故此濮氏管待倍加豐厚。忽一日晚上，濮氏吃罷晚膳，正欲脫衣尋睡，猛聽得牀頭戛戛之聲，急執燈看時，卻是一對蠶蛾，兩尾相接，在那裡交媾，四翅扇撲，故此聲響。濮氏疑道：「此物從何而來？」

掀起枕席瞧看，見一個破損空紙包兒。問兒子時，答道：「早上在花園內撲得的，故包了放於枕下作耍。」濮氏恨了一聲，將蠶蛾擲於牀下，息燈睡了。閉眼一會，轉輾思量，睡不安枕，翻來覆去，心緒如麻，長吁數聲，披衣而起。此時天色曠熱，紗窗半啟，只見一輪月色，透入羅幃。濮氏輕身下牀，移步窗前，憑檻玩月，不覺怒火如焚，按捺不下，倚著圍屏，立了一回，奈何情興勃然，勢不可遏。一霎時面赤舌乾，腰酸足軟，反覺立腳不住，急縱身環柱而走，如磨盤一般。團團旋繞有百十個轉身，愈加遍身焦熱，心癢難禁，口咬衫襟，凝眸佇想，恨不得天上墜下一個男子來耍樂一番。又想著家下有幾個小廝，年俱長成，已知人事，尋覓一個消遣也好，只是壞了主僕之體，倘若事露，醜臉何以見人？呆思一會，猛然想起瞿師長青年美貌，篤實溫雅，若諧片刻之歡，不枉人生一世，縱然做出事來，死而無怨。正是色膽如天大，只因睹物生情，控不住心猿意馬。

當下側耳聽時，諺樓已打二鼓，回頭看憲兒和侍女們皆已熟睡，忙移蓮步，悄悄地開了房門，輕身下樓，窺出銀房，黑暗裡被胡牀絆了一跌，急躍起轉過軒子，趁著月光，一步步捱出茶廳，早見是書房了。濮氏四顧寂然，伸出纖纖玉手，向前敲門。卻說瞿天民正在睡夢中，被剝啄之聲驚醒，心下疑道：「更闌人靜，何人至此？」急抬頭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門外應道：「是我。」

卻是一個婦人聲音。再問時，依舊應聲：「是我。」瞿天民驚訝道：「這聲音分明是耿徒之母，夤夜至此，必有緣故。」原來濮氏與瞿生雖未覲面相見，然常出入中堂，呼奴喚婢，這聲音卻是廝熟的。當下瞿天民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夜深時分，嫠婦獨自叩門，必有私意存焉。不開門，慮生嗔怪，坐館不穩；若啟門，倘以淫污之事相加，如何擺脫？」

正暗想間，敲門之聲愈急，外廂輕輕道：「瞿相公作速開門，奴有一至緊事相懇，伏乞見納。」瞿天民聽了濮氏嬌嬌滴滴的聲音，不覺心動，暗算計道：「這是他來就我，非是我去求他，無傷天理，何害之有？不惟他妙年麗色，抑且財穀豐饒，私情一遂，餘事可圖。」

即起身離牀，正待啟門，忽抬頭見天光明亮，又猛省道：「阿呀，頭頂是甚麼東西！咦，只因一念之差，險些兒墮了火坑矣！堂堂六尺之軀，頂天立地一個漢子，行此苟合之事，豈不自恥？此身一玷，百行俱虧，快不宜如此！」一霎時，念頭端正，邪慾盡消，側身而睡。又聽得門外唧唧噥噥，推敲不已。瞿天民心生一計，哼哼地假作鼾聲，睡著不理。濮氏低聲叫喚，無人做保，又延捱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跌腳懊恨而回，逕進房內，恰好憲兒醒來聲喚，濮氏撫息他依然睡了。此時更覺慾動難禁，頻咽津唾，兩頰赤熱，小腹內那一股邪火直衝出泥丸宮來，足有千餘丈高，怎麼遏得他下？自古道：婦人慾動而難靜。耿寡婦被這魔頭磨弄了半

夜，無門發洩，恨的他咬定牙根，雙手摟抱一條黑漆廳柱，兩足交叉，直至小腹中卷了一回，豁刺地一聲響，一塊物件從牝門裡脫將下來，就覺四肢風癱，一身無主，忽然暈倒牀邊，半晌方蘇。又不敢驚動侍兒，只得勉強撐起，把一牀單布被將那脫下的物件取起包裹了，藏於僻處，又取草紙試抹了樓板，撒在淨桶裡，才摸到牀上，和衣眠倒，不覺沉沉睡去。直到次日辰牌時方才醒來，覺得身子困倦，不能起牀，一連將息了數日，漸得平復。心下感激瞿先生好處，不然已為失節之人了；還喜得隔門廝喚，未審何人，事在狐疑，幸不露醜，暗中自恨自悔。忽一日早上，見房內無人，將門閉上，取出那脫下的物件來看，原來是一團血塊。濮氏看了又看，心下暗付道：「這一團血肉是婦人家色慾之根，若不天幸墜將下來，這禍孽何時斷絕？」嗟歎了一會，將此物依舊包藏過了。

自此以後，濮氏竟絕了經水，毫無情慾之念。後人看此，有偈為證：

空彼慾想，斬去騷根。

阿彌陀佛，救苦天尊。

再說瞿天民自那夜閉戶不納，坐到天曉，自想道：「慚愧呀，也做了一個魯男子。但是婦人家水性，見我拒而不理，必生嗔怒，不知這館事如何？大抵事有定數，只索由他！」當下自猜自疑，又早過了數日，依然僕役們伏侍慇懃，茶飯上更加醞釀，心下放寬了。不覺又是季夏，因見天氣炎熱，暫且歇館回家，並不將這事對母親、妻子說知。在家過了月餘，天色漸涼，仍然赴館，一來師徒相得，二來情義優渥。在耿家處館三年，這耿憲經史漸通，十分文雅，當年初冬，與一宦家結成親事。不期岳翁寫一帖子，差家僮接女婿明春到衙裡讀書。濮氏難於推辭，暫且應允。至散館前一日，接父親濮員外商議道：「如今新親家請你外孫明年往他家下攻書，這事萬分難卻。但這瞿師長教憲兒何等用功！況且為人謙厚，在此三年，並無一言半語，怎好辭卻？事在兩難，如何區處？」這員外手拄拐杖，側著頭，不知答應甚話出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